

# 拍电影，“二度创作”比“从零开始”更靠谱

## 吴天明青年电影高峰会上，著名编剧述平谈创作：

### 编剧就是帮导演抬轿的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1月4日下午，2021中国济南吴天明青年电影高峰会开幕。这次，著名编剧述平在展映板块带来了他的成名作、张艺谋执导的《有话好好说》。这二十多年间，他还与姜文导演合作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一步之遥》等话题之作，而他编剧的《赵先生》《无人区》等作品也是好评不断。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他谈到了《有话好好说》的创作、对编剧职业的理解、围绕编剧圈的争议以及对影视行业的展望。

羊城晚报：你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述平：那时候，张艺谋刚导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想要拍一部城市片。我当时还在写小说，他挺喜欢我的小说，就让我从长春到北京，跟他聊故事。之前，我从来没有写过剧本这事，没有这方面的理想。这种人行方式并不是我选择的，是被他生生拽进来的。他当时也不知道要拍什么，但买了我的小说版权，最后拍了一部。

羊城晚报：当时你是一个编剧小白，为什么要用你？

述平：张艺谋愿意找作家来聊事，是知道作家有从创作作品的习惯，而且对作品熟悉，知道导演想深挖的内容是如何来的，还能拾起一些在小说创作中舍弃的材料，帮助导演挖掘可能性。作家本身也有写作能力，与导演互相碰撞，

容易出东西。

羊城晚报：张艺谋是不是把你“剥削”得挺惨的？

述平：他不算剥削，算榨取，翻来覆去地折腾。好几稿加一起，我给他写了一共90多万字，改了接近一年。他不知道往哪儿走，我们就摸着石头过河，我听他吆喝，拿我的稿来做实验。我愿意把小说和剧本当成两个作品看待，它们成型的时候，各是各的，完全不一样。电影剧本可能只用了小说的30%。

羊城晚报：没少吵架？

述平：很少吵架。我还是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恰当的，知道导演是第一位的，自己要帮导演抬轿。我很清楚，我说：“我不写了，我要走！不跟你搞对象了！”导演会马上说：“那你走，别干这活儿！那就分手了呗！”良性合作显然不能到那一步。

羊城晚报：做了快30年编剧，现在应该轻车熟路了吧？

述平：说实话，我不太愿意改别人的东西。我的重心是写小说，现在也没必要写太多剧本，几年写一部，对得起自己就行。如果为了挣钱去当编剧的话，啥时候是个头啊？我还是追求一种自我满足，愿意编让我乐在其中的故事，符合审美，干得舒服。我去年写了一个改编自黑泽明《战国英豪》版权的故事，应该今年会上映。



左起：葛优、述平、姜文、周润发(资料图)

### 拍电影应该是“二度创作”

在影视作品创作过程中，编剧的核心职能是创作故事、安排情节，随着行业发展，越来越多人跨界加入编剧行列……他们真的适合吗？述平担任多年编剧，从未想过当导演，他还是相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羊城晚报：所以，《有话好好说》的磨练，让你逐渐从小说作者转变成了职业编剧？

述平：职业编剧要服从于一个大目标，在局部范围发挥主观能动性，没有太多发挥空间。从零开始太厉害了，要求你像伍迪·艾伦、昆汀·塔伦蒂诺这样的导演，本身就是擅长说故事的作家。

羊城晚报：但伍迪·艾伦、昆汀·塔伦蒂诺这种作家型导演少之又少。

述平：我们采用的是导

演中心制。一些导演会觉得他是第一位的，要参与创作故事，改剧本甚至写剧本。但不是所有导演都具备写好剧本的能力。在我看来，导演应该像一名组织者，找编剧、摄像等，最后作好判断，但不必要自己写剧本，那不是他们的长项。所以，我希望电影是“二度创作”。

羊城晚报：什么是“二度创作”？

述平：主创拿到剧本时已经有50分的内容了，题材、人物关系、情节走向有了，大的框架都在了。主创在此基础上寻找真正需要的内容，再生发一个新内容。这比你从零开始，不知往哪儿走要好。很多心气比较高的导演，一上来就想创作一个惊天动地、前无古人的故事，这往往干不成事。

羊城晚报：这个时候就

需要一位编剧站在导演旁边？

述平：导演要建立他的电影世界，得从编剧那里拿东西。但并非好导演、好编剧都能合作。两个人最起码要三观一致，跟谈恋爱一样，契合度很重要。两个人要往一个方向走，有呼吸感，不至于谈一场戏，谈着谈着就谈不动了。

羊城晚报：现在有很多IP作者参与到编剧环节，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述平：IP原本指版权内容，但如今被一些人特指为玄幻、穿越等网文小说，有些版权甚至能卖到几千万元，那是很多严肃文学IP望尘莫及的。一个探险类的大IP找过我，我拒绝了。这些故事离我的文学审美很远。我没法深入到它们的世界，引起共鸣。

### 还原度的问题不能怪编剧

近年，编剧维权事件频发：编剧和导演的署名权之争、编剧和作家的原著改编权、编审权之争等话题，屡屡引发舆论关注。

羊城晚报：不少作品被改编之后，原著党会对还原度感到不满，你怎么看？

述平：这不是创作问题，而是工业化生产的问题。编剧怎么改，改成什么样，投资方说了算，还原度的问题其实怪不到编剧头上。当然，编剧和资本关联不大，主要还得跟导演聊。

羊城晚报：看了烂片烂剧，很多网友

会骂现在编剧的入门门槛太低，是不是真的很低？

述平：这可能是多人参与影视工业流程的结果。即便编写出来的东西有问题，但也有自己的话语逻辑。如果主创都参与修改作品，即便所有人给的都是好意见，但放在一起也很容易成为“四不像”。妥协出来的结果，有时不如编辑写的原版。

羊城晚报：现在不少编剧会提出一些诉求，比如宣传排位、版权争议等问题，有些问题呼吁了很多年，有用吗？

述平：一方面，项目不在你手上，你说了就不算。好

莱坞也是这样，资方买的是编剧的创意。像J.K.罗琳这样的作家编剧，才能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得看题材。面对经典作品，资方也不敢让编剧乱改；但对于一些文学性较差的网文，编剧肯定会改动较大。

羊城晚报：在你看来，这几年编剧行业的整体素质是整体提升了，还是下降了？

述平：整体提升了。近年好多好剧、好电影都出自年轻人之手。编剧素质整体在滚动式地向前发展，这是必然的。

### 这年头没有怀才不遇的事

述平与姜文合作的《太阳照常升起》已成经典，他表示，这类作品放到现在不一定大卖，但足以载入史册，毕竟，任何时代都需要好内容。

羊城晚报：现在我们为什么很难看到像《太阳照常升起》这类电影？

述平：资本逐利，更关注票房，行业弥漫着商业味，这是电影产业必然经历的阶段。但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片方便不能用烂片糊弄观众，往更高处走，产业会慢慢形成良性循环。现在行业已经开始转变了，因为观众不傻，遇到不好的片就会直接骂。

羊城晚报：但是对于一些文学性较强的电影，观众还是不太买账？

述平：对。创作方和观影方，某种程度上在玩一场游戏，在此过程中慢慢磨合。一些影片如果想被更多人看到，就会在“成长”中改变“样貌”，从

而跟观众达成某种契合。电影还是得拍出来让观众看，如果是自说自话的纯个人化电影，当然没人会看。

羊城晚报：《太阳照常升起》这种片子放到现在，票房应该不会高吧？

述平：肯定的。不过，一部好作品不会因为票房而影响口碑。对创作者而言，需要的不是票房反馈，而是创作乐趣的回馈，口碑是获得成就感的最重要指标。观众的讨论和喜欢，会给我带来极大的满足感，我能感觉被理解了，和观众打通了。

羊城晚报：现在行业已经开转了，是更难还是更容易？

述平：至少对于编剧而言，是越来越简单。这年头，没有怀才不遇的事。你在网络发剧本，只要是好故事，就不怕人看不见、找不着。但光有壮志和决心，光喊“我想拍电影，想成名”没用。虽然影视圈是名利场，但最终要看实力。

## 《南越宫词》喜擒“金鸡”后，广州粤剧界共商发展

# 传承粤剧，既要溯源，也需创新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图/杨溥舜



分享会嘉宾合影

在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广州参与出品的4部电影获6项提名、3项大奖，创下历史佳绩。其中，粤剧电影《南越宫词》喜提“最佳戏曲片”大奖，体现了广州近年来推动粤剧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效。

1月6日，广州粤剧代表与电影行业精英齐聚广州国际媒体港，共商如何更好地融合粤剧与电影，讲好广州品牌故事，传承传统文化。

### 获奖证明了粤剧的广度与深度

近年来，广州深耕粤剧电影领域，通过艺术与科技的融合，让戏剧之美在大银幕上绽放。从《传奇状元伦文叙》《白蛇传·情》《刑场上的婚礼》到《南越宫词》，粤剧电影连续四年在中国电影金鸡奖获得“最佳戏曲片”提名，最终凭《南越宫词》将该奖项收入囊中。

粤剧电影《南越宫词》制片人、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总监徐斌当天在发言时表示：“我们最初拍粤剧电影没想过获奖，而是为了让粤剧这一岭南文化的瑰宝得到更好的传承。但粤剧电影连续四年在金鸡奖获得提名，这证明了粤剧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广州出品’的品质。”

徐斌介绍，《南越宫词》在2019年6月19日开机，“因为有欧凯明这样早有电影表演经验的‘老戏骨’带领，所以拍摄非常顺利”。但影片在后期制作时却碰到疫情，制作停滞了好久方才重启，可谓“好事多磨”。

《南越宫词》的导演马崇杰和男主角欧凯明通过视频表达了喜悦之情。影片女主角李嘉宜则在

现场分享了自己首次“触电”的感受：“戏曲是舞台的艺术，电影则是镜头的艺术。在舞台上的演绎，我会更注重程式化和舞台张力的呈现；电影拍摄则更注重把握镜头分寸感，刻画人物的内心。”她还表示，将以各位粤剧前辈为榜样，“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做德艺双馨的戏曲艺术家”。

当天徐斌还介绍，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和广州粤剧院等合作的《睿王与庄妃》《范蠡献西施》等粤剧电影也在后期制作中。

### 夯实粤剧根本，培养年轻观众

在粤剧领域奋斗了52年的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惠英，当天介绍了其发起的《粤剧表演艺术大全》之编纂情况。该编纂工程于2017年9月正式启动，以图、文、音、像四位一体的形式，记录粤剧表演艺术的全貌。经过四年多努力，目前已成功出版《做打卷》和《唱念卷》，其中《做打卷》在201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首届张庚戏曲学术提名活动中以高票获奖。即将问世的《音乐卷》则分“器乐篇”“锣鼓篇”“曲牌篇”，融合了对无数珍贵资料的挖掘和大量艺术家的努力，对已失传上百年的官话大调等进行了演唱示范。倪惠英表示，这些追根溯源的工作，是对传统文化的“活化”，也将夯实粤剧艺术的根本。

春梅和青年粤剧表演艺术家吴非凡，当天也分享了各自的实践心得。苏春梅近年参与创作了戏曲音乐剧《一代天骄》《洗夫人》《妈祖》。她强调，粤剧发展要“敢于创新”，在保留粤剧传统韵味和表演特色的基础上，大胆探索推动粤剧发展的方式和途径。致力推动“粤剧进校园，学生进剧场”的吴非凡则建议，要推动粤剧传承发展，一要培养年轻观众，让更多孩子心中生长粤剧艺术的“种子”；二要加强对粤剧剧本的耕耘，打造少儿原创剧目作品。

活动中，李嘉宜、吴非凡、苏春梅还分别演唱了粤曲《红豆最相思》《荔枝颂》以及戏曲音乐剧《洗夫人》“凯旋赞歌”选段，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满堂彩。



粤剧表演艺术家苏春梅

## 揭秘潮汕方言片《带你去见我妈》：土到极致自然洋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南越宫词》女主角李嘉宜



素人剧组

原汁原味刻画潮汕家庭生活图景的方言电影《带你去见我妈》，1月5日晚在广州举行首映礼。当天，影片导演蓝鸿春携主演郑润奇、钟少贤、郑鹏生以及影片音乐总监——玩具船长乐队主唱李奕瀚等，与观众分享影片台前幕后的故事。影片将于今天在全国上映。

《带你去见我妈》讲述了一个潮汕妈妈从反对儿子跟“外省女孩”相恋到最后为爱改变自己的故事。影片80%在潮汕本土实地取景拍摄，70%的对白为潮汕方言，细腻地刻画了一个执着又柔软的潮汕母亲，也展现了一个极具生活质感的现代潮汕乡村。

《带你去见我妈》是导演蓝鸿春继潮汕方言电影《爸，我一定行》之后沉淀三年的续作，主演郑润奇也两次参与编剧并出演两部片中的“儿子”。在《带你去见我妈》广州首映礼上，不少观众赞美影片“接地气”，导演蓝鸿春对此表示：“我们是一个素人电影。

你们说的‘接地气’，可能跟我们找了这群非常契合的演员有关系——他们确实是用他们的生命经验在表达。我们这些演员身上都有很‘土’的味道，因为我们就是在最‘土’的地方找他们，然后我们也用了最‘土’的拍摄方法。”

他举例，片中的“爸爸”“妈妈”经常会拍戏间隙“唠叨”出一些绝妙的段子，他们听到了就会立刻改到剧本里，“虽然总是改剧本会让整个制片组很痛苦，但我们真的很珍惜这些普通人给我们的细节，因为这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反映，我觉得比我们笔上写出来的东西更珍贵”。

郑润奇也透露，片中饰演自己女儿的演员卢珊，“给她几秒钟就可以哭出来，但我‘不行’”。他坦承，跟“爸爸”“妈妈”对戏的时候，他会觉得更轻松，“因为我们都是很‘土’很‘土’的潮汕人”。

蓝鸿春说：“我们都相信，只要我们拍电影做得‘土’到极致，它反而有可能就是‘洋气’了。”